

Marguerite Duras.



许钧/主编

杜拉斯文集

广岛之恋

边芹 郑若麟 卢思社 王殿忠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Handwritten notes and scribbles in the left margin]

[Faint, ghosted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words like 'dans', 'ses toits', 'Après', 'Marie', 'pour', 'Le couloir', 'couvertures', 'où elle se', 'déjà', 'dans un']

主编 许钧

杜拉斯文集

广岛之恋

边芹 郑若麟 卢思社 王殿忠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岛之恋/[法]杜拉斯著;边芹等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

ISBN 7-5313-2187-4

I. 广… II. ①杜… ②边… III. 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4348 号

Hiroshima mon amour, Nathalie Granger, La Musica Deuxième

©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S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36千字 印张:11 插页:2

印数:1—8 000册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史晓鸥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187-4/I·1903 定价:18.00元

主 编 的 话

玛格丽特·杜拉斯，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具个性、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杜拉斯的人生是复杂的，个性是鲜明的。她敢爱，敢恨；她经常绝望，却从不放弃过抗争，而是在抗争中获得欢乐，赋予生命以绝对价值；她说写作是“一种死亡”，她却在这种独特死亡方式中透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创造力；她是一个作家，但从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积极的“介入”，一腔的热情参加到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去；她参加过抵抗运动，反对过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曾投身于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几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过，经历过。

杜拉斯的追求是永远的。她从小有着反叛的精神，从不墨守成规，永不满足于传统，而是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独特性：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艺术表达。在她看来，她写过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零，她永远是在努力地从零开始，突破自己的过去，塑造全新的现在。

杜拉斯的创作是多彩的。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她的评论，她的随笔，“熔小说风貌、戏剧情境、电影画面与音乐色彩于一炉”，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杜拉斯是有争议的。富于激情、好走极端的杜拉斯在法国拥有无数的崇拜者，也有众多激烈的反对者，读者阵营分成了“崇拜杜拉斯派”和“敌视杜拉斯派”：前者赞叹杜拉斯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后者抨击杜拉斯否定传统，离经叛道。

杜拉斯的影响是广泛的。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角逐龚古尔文学奖。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情人》，更为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在法国、在整个世界文坛，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她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上流传。著名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认为，“她是当代法国最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她死后，有关她的各种研究著作和传记不断问世，读者对她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无疑，她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

中国读者对杜拉斯是喜爱的，甚至有点偏爱，偏爱她的《情人》，她的《广岛之恋》。然而，在我们看来，人们对杜拉斯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丰富。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中国广大读者展示一个丰富而多彩的杜拉斯的世界。我们在这儿介绍的，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杜拉斯的二十二种作品，该文集网罗了杜拉斯从步入文坛到离开这个

世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更全面地了解杜拉斯，我们还从众多的杜拉斯传记中，选择了一九九八年荣膺法国菲米娜批评大奖的《杜拉斯传》，相信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更丰满、更真实、更具个性、更富色彩的杜拉斯。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我们相信，杜拉斯将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许 钧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于南京大学

目录

广岛之恋 1

纳塔丽·格朗热 143

音乐之二 243



广岛之恋

边芹 郑若麟 译

前 言

我试着尽可能忠实地表述我为A.雷奈^①拍摄《广岛之恋》时所做的工作。

因此，读者不必惊讶于此剧本中几乎没有任何A.雷奈所拍摄画面的描写。

我的作用仅限于表述那些雷奈拍摄他的影片所依据的要素。

关于纳韦尔的那一段并未出现在最初的剧本之中（那是一九五八年七月），而是影片在法国开拍前加进去的（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因此那是与导演场记分开的一项工作（请看附录：夜间的事实）。

我认为保留一定分量的被电影所抛弃的部分内容是有用的，只要它们能够使最初的脚本更加清晰。

我将此工作交给出版社，同时很遗憾未能将A.雷奈与我、G.雅尔罗与我、以及A.雷奈、G.雅尔罗与我几乎每天都进行的谈话记录补充进去。我从不能没有他们的忠告，我

^① 阿兰·雷奈（Alain Resnais），法国“新浪潮派”导演，《广岛之恋》是他拍摄的第一部长片，也是他最著名的几部代表作之一。——译注

从未在开始新的一段工作之前，不将前一章给他们看，听取他们严刻、清醒和大量的批评。

玛格丽特·杜拉斯

剧本大纲

一九五七年夏，八月，在广岛。

一位三十来岁的法国女子在这座城市。她是来演一部有关和平的电影的。

故事开始于这位法国女子返回法国的前夜。她参加演出的影片事实上已经完成。只剩下一组镜头要拍。

就在她动身回法国的前一天，这位法国女人——她在这个故事中无名无姓，是个不知名的女郎——将与一位日本人（工程师或建筑师）邂逅相逢，他们之间将诞生一段露水姻缘。

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相遇的，影片并未说明。因为这并不重要。人生何处不相逢，重要的是他们萍水相逢之后发生的事。

开始，我们在银幕上看不见这对萍水相逢的人。不见她。也不见他。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只看见两个局部的身躯——头部以下，腰围以上——在蠕动，这蠕动也许是在性交，也许是在垂死挣扎；他们的躯体上轮番布满了能致人致命的原子弹灰烬和露珠，以及性交后的汗珠。

渐渐地，他们的全身，从这两个尚未定型的、无名无姓

的躯体中出现了。

他们躺在旅馆的房间里，一丝不挂，光滑的皮肤上毫无伤痕。

他们在谈什么？正是谈广岛。

她对他说，她在广岛看到了一切。她所看到的一切均出现在银幕上。极其恐怖。然而他的声音却在反驳她，指责她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他无个性、令人难以忍受，一再重复说，她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们这段开场白是带有隐喻性的。它将类似歌剧中的对白。它说明不可能谈论广岛，人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谈论“不可能谈论广岛”的原因。认识广岛，从一开始就像一个儆戒性的思想诱饵被提了出来。

这个序幕，在旅馆的床上谈论广岛曾正式纪念过的那些恐怖场面，这种褻渎的议论，是刻意安排的。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谈论广岛，哪怕是在旅馆的床上，在偶然的性爱中，在偷情中。两个真正相爱的主角的肉体，也提醒我们这一点。真正褻渎的，如果确有褻渎的话，那是广岛本身。根本不必那么虚伪和回避这个问题。

尽管向观众所展示的只是广岛遗迹中那么一点少得可怜的东西，一点点来自于一个空荡荡的遗迹中的残渣，观众也应该消除偏见，从这些景象中脱身出来，准备接受本片所叙述的有关我们两位男女主人公的一切。

恰巧，他们现在正回过头来谈他们的个人经历。

他们的经历极为平凡，每天都可能发生千千万万次：那个日本人是个有妇之夫，家中有孩子；法国女子也是个有夫之妇，也有两个孩子。他们寻求的只是一夜风流。

但在什么地方？在广岛。

这种拥抱，那么平凡，那么习见，竟然发生在世界上最难以想象会发生这种私情的城市：广岛。在广岛，没有任何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一种特殊的光轮笼罩着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使之超出其字面意义，而含有一种弦外之音。而这恰恰是本片的主要目的之一，摒弃以恐怖描写恐怖，因为这正是日本人之所为，而代之以将这种恐怖纳入爱情之中，使之从灰烬中复活。这种爱情肯定别具一格，“令人赞叹”。比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城市、任何一个不是死亡所保存下来的地方，更能使人信服。

对这一对无论从地理上、哲学上、历史上、经济上、种族上等等诸方面都相距最为遥远的男女来说，广岛（也许是世界上惟一的地方）将是他们共同的领地，在这片领地里，人类普遍所共有的情欲、爱情和不幸等主题，都将浮现在一片无情的光辉之下。人为的东西在除广岛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都很合适，在广岛则会被否定而无法存在。

他们在睡觉时还在谈论广岛。不过已有不同。他们是在情欲之中谈，是在萌生的爱情之中谈，只是也许他们自己尚茫然不知。

他们的谈话既涉及他们自己，也涉及广岛。而且交织在一起，混杂在一起，以至于从那时起，在广岛歌剧式对白之后，再也无法区别开来了。

不过最后总是他们的个人经历，尽管很短，压倒了广岛。

如果这个条件不能得到遵守，这部影片就只会成为另一部奉命之作的片子，除了是一部小说化的记录片外，没有任

何别的意义。如果遵守了这个条件，我们就将拍成一部类似“仿”记录片那样的影片，在探索广岛的历史教训方面，比一般奉命之作的记录片更具说服力。

他们醒来了。在她穿衣服的时候，他们又谈了起来。谈东谈西也谈广岛。为什么不谈呢？我们正在广岛，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她突然出现了，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一身国际红十字会护士服。

看见她身穿这套代表官方道德的制服，他对她又产生了欲念，他想再见她一面。他像所有的人一样，更确切点说，他和所有男人一样，这种装束，对于所有的男人来说，都有一种色情因素（一场无尽的战争中的永远的护士……）。

她对他也有欲念，可是她不愿意再见他。为什么？她没有说出明确的理由。

他们醒来时，也谈到了她的过去。

在她的故乡涅夫勒省，在她长大的城市纳韦尔城，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在她的生活中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使得她变成现在这样既自由又拘谨，既正派又不正派，既暧昧又坦荡？使得她如此渴望男女间的露水姻缘？使得她在爱情面前又如此怯懦？

有一天，她对他说，有一天在纳韦尔，她曾疯了。因恶意而发疯了。她这样说，就像她说她有一次曾在纳韦尔变得神志清醒一般。完全一样的语调。

如果纳韦尔的这件“意外的事”能解释今天她在广岛的行为，她就不会说了。她提起纳韦尔的这件事就像提起别的事一样。她都不说明原因。

她走了。她决心不再见他。

可是他们将再次见面。

下午四时，在广岛和平广场（或者在医院门前）。

摄影师们向远处走去（在影片中永远只能看见他们带着摄影机走向远处）。人们在拆讲台，取下标语条幅。

法国女人在一个正被拆除的讲台阴影下（也许）酣然入睡。

一部有关和平的影片刚刚拍完。这绝不是一部荒谬可笑的电影，不过又多了一部影片，如此而已。

一个日本男人从人丛中走来，靠近刚刚拍完的那部电影的布景。他就是我们早上在旅馆房间里看见的那个人。他看见了法国女子，停下脚步，向她走去。他注视着她睡觉。他的视线唤醒了她。他们互相凝视，彼此都渴望对方。他并非偶然路过，而是想来再见她一面。

他们刚会面，群众游行的场面就立即出现了，这是影片的最后一组镜头。孩子们在游行，大学生们在游行，还有狗。还有猫。还有马路上看热闹的人。每遇到要为世界和平服务时，广岛总是倾城出动。这种游行已成巴罗克式。

气候十分炎热，似乎要变天。他们在等着游行队伍走过去。就是在这时，他对她说，他相信他爱上了她。

他把她带到家里，他们简单地谈了他们各自的生活。

他们的婚姻都很美满，并不是家庭不幸要到外面去寻求慰藉。

正是在他家里做爱时，她开始对他谈起纳韦尔。

她又从他家里逃出来。他们到河边一家咖啡馆里去“消磨她动身前的那段时间”。黑夜已经降临。

他们在那里逗留了几个钟头。离第二天早上飞机起飞的时间越近，他们相爱的程度就越深。

在咖啡馆里，她告诉他，她在纳韦尔是为什么而发疯的。

一九四四年二十岁时，她在纳韦尔被剃光了头。因为她的初恋情人是一个德国人，在法国解放时被打死了。

她在纳韦尔被关进地窖，光着头。一直到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她的头发才重新长得足够体面了，可以走出地窖，参加到街上狂欢的人群中去。

为什么要选择这件个人的不幸事件来谈呢？大概因为这种不幸本身也是一种绝对。剃光一个姑娘的头发，因为她爱上了她的祖国的法定敌人。

我们会看到纳韦尔，如同在旅馆房间里已经看到过的纳韦尔。他们又谈起他们自己。又一次出现纳韦尔和做爱、广岛和做爱的交叉重叠的场面。这一切都混合在一起，并没有什么预定的原则，其方式应该就像每天可见、到处可见的话说不完的初恋情人那般。

她再次离去，再次逃避他。

她回到旅馆，想使心情平静一下，没有做到，于是又走出旅馆，回到那间咖啡馆。这时，咖啡馆已经关门。她在那里盘桓良久，回忆纳韦尔（内心独白），也就是回忆爱情。

日本人跟着她。她发觉了。她看着他。他们在最炽热的爱恋中彼此凝视。但这是没有前途的爱情，会像纳韦尔的爱情一样被扼杀。故这爱情已被丢弃在遗忘中，因而无始无终（被遗忘本身所捍卫着）。

她并没有再同他相聚。